

WORTHLESS
FISH

沙岩 著

白痴

游荡东欧的中国商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

游
蕩
东
歐
的
中
國
商
人



沙岩 著

“白鱼”就是那些辛辛苦苦挣钱又大把大把扔进 CASINO (赌场)，最终不得不靠它混吃混喝，盼望有朝一日奇迹出现的失败者。这些中国人曾是九十年代初的弄潮儿，在东欧的淘金热潮中扮演了商人的角色。随着日历一页一页撕下，商人越来越久，白鱼却到处都是。不仅在布加勒斯特，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甚至整个东欧都能听见白鱼挣扎时的痛苦呻吟。

本书描写了这一群中国商人闯荡东欧的失败经历，再现了他们迷失异乡的另类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鱼：游荡东欧的中国商人 / 沙岩著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411-2074-X

I. 白 ... II. 沙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508 号

选题策划：陈 维

责任编辑：陈 维

装帧设计：周 明

版式设计：陈 维

责任校对：伍登富

责任印制：黄 迅

白鱼 / 游荡东欧的中国商人

沙 岩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发行部电话：(028) 6666700 编辑部电话：(028) 6662959

电子信箱：scwys@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80×1230mm 1/32 插页 2 印张：12.875

字数：279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411-2074-X/I·1785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 6112922



题记

题
记

我当然是白鱼，不折不扣！即使我把自己伪装起来像个绅士而不与白鱼为伍。

我发现了自己累累的伤痕，可贪婪的本性使我的放纵与日俱增。当我不得不安静下来替自己包扎伤口的时候，仿佛有个声音向我呼唤，我开始聆听……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2	2	8	6	0	0	4	4
	5	0	4	0	5	5	1	5
	1	1	2	2	1	1	2	4



Bucharest

Bucu

by n2

第

一

Bucureşti

tocmai din Bucure



我张扬的个性，在同胞们眼里简直无法容忍，他们在背地里讥讽我是花花公子，但我不在乎，我鄙视以钱宏钱大侠为首的白鱼们，我以为做人应该鲜明而又简单。“出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吗？”这是我们这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闯东欧的弄潮儿常说的话。

然而，生活是艰辛的，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我虽然没有沦为靠赌场（CASINO）混吃混喝的白鱼，但已经不远了，我正在承受更加可怕的痛苦。

有

人说过，假如一个人老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这人准是白痴。

我觉得这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我算什么呢？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离开了令我神魂颠倒的赌桌边。溜出了大厅，此时的我觉得这里如此黑暗，就像地狱一般，我又开始后悔，真不该来这该死的公主卡西诺（CASINO）！在经过游戏机大厅时，那一排排的老虎机令我不寒而栗，我感到了无比的孤独，到了酒吧间，我找了角落的座位坐下，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雕有天使图案的石膏天花板，凄惨麻木袭击着我的全身，从未有过的失败感令我呼吸也变得不均匀，想想自己在罗马尼亚奋斗的这八年，赚了不少钱却都扔进了赌场，我没心思去想为什么，只叹自己把太多的时间奉献给了令我发疯的卡西诺。我好累，甚至有些头晕，伸出手指，见指甲里裹着黑黑的尘渣，不能再这样了，我应该考虑回国的事，不敢再这么耗下去了！

“亲爱的，怎么躲到这里来发愣？需要喝点什么吗？”

一声柔美的询问声向我飘来，是服务员元娜，她手拿木质托盘正笑盈盈地朝我走来，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虽然因长期的夜间工作显得困倦，但此时依然透射出她对我的真诚关怀。

“哦，宝贝儿，你总是这么可爱，请给我来一杯浓咖啡罢。”说着我用力眨了眨干涩的眼睛，尽量让自己的脸上挂着从容的笑意。

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赌场里也不再热闹，许多像我一样被打败的家伙已经回家去睡觉，能够坚持的只有那些有雄厚赌资的而且运气不错的还在与赌场较劲，我虽然一肚子的





烦恼，见到美丽的姑娘心里比先前好受了许多，何况元娜跟我是熟悉的朋友。元娜很快从吧台的同伴那里替我要来一杯香浓的咖啡，放在我的桌前，在我往咖啡里加糖加奶时，我冲她做了个怪相，她却撅了撅涂成紫色的嘴，这种化妆是当今的时尚，罗马尼亚女孩子总喜欢追随巴黎的风格，她们以为要把自己打扮得前卫，就必须跟随浪漫的法国，这样才有个性，不过我很喜欢元娜选用的这种唇膏，她看起来很性感，尤其是在灯光下面。她不无关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显然她清楚我口袋里的钱已经输光。

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苦涩地对她说：“你的心肠真好，元娜，有你陪我聊天我觉得挺满足。老实说，我没有功夫回家去睡觉，等到天亮我得去锡比乌。”

“你的嘴总是这么甜，对谁都这样吗？”

元娜站在原地没有挪动身子，皱了皱眉冲我笑道：“去锡比乌干吗？和姑娘约会？噢，准是一位漂亮的特兰西宛尼亞姑娘在那里等你。”

“当然，有一位蓝眼睛的天使在等我，不过没有你这么善解人意。亲爱的，我是个大傻瓜，我把商店开在了锡比乌，这不，钱输光了，还得跑到三百公里以外去取钱，要不然我会饿肚子。”

我端起杯子闻了闻，好香，好像我以前从未喝过这样的咖啡似的。元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像一位长者般温和地说：“瞧你的眼皮都快耷拉下来了。亲爱的，你如此辛苦挣钱，却又大把大把地将它们扔在赌场，不觉得心疼吗？叫我可受不了，我肯定会发疯的！”

她还想再说什么，却被同伴叫走了。望着她离去的背

影，我重重地叹了口气，元娜说的没错，肯定会发疯，我此时不就跟疯子没两样吗？泡赌场，真他妈的该死！输钱的滋味我算是尝够了，表面上我故作从容潇洒之态，可内心只有我知道，我已经输不起，昨天我刚卖掉了跟随我两年多的宝马汽车，一半的钱拿去应付了催命的债主，剩下的都无比大方地送到了这里，这种事可不是头一回。

我从桌上装烟的玻璃杯中选出了一支万宝路卷烟，点燃后猛吸了几口，觉得满嘴发苦，显然这一夜我已抽了太多的烟。下一步怎么办？一个大问号在脑海中盘桓。真他妈的蠢！为什么要把车卖了呢？没有汽车多不方便，难道又去乘公交车钻地铁吗？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是越活越不像个样。商店里急等着塑料百叶窗，这下可好，两手空空，只好让我的经理马利乌斯埋怨一番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恨自己，为什么一进赌场我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缺乏理智，不能兑现见好就收的承诺呢？先前在赌轮盘时也有过好感觉，我后悔那一把二十三号，假如相信自己的感觉，把赌注下到最大值，此时我的心情肯定不一样，可能我早就揣着大把的钞票回家睡觉了。我又开始叹息，只觉得脖子尤其酸疼，肚子已咕咕地叫，尽管离我不远的桌上排放着丰盛的早餐——鸡蛋、牛奶、麦片，我却没心思去吃，懒得动弹。我不住地骂自己是笨蛋，是蠢货，是无赖！那个不止一次在我脑中闪现的念头又开始警告我：回国吧，赶快将商店卖掉拍屁股走人，离开这里！然而，我到底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像贼一样逃跑呢！我可不愿意像那些没本事的胆小鬼一样灰溜溜地回到原来的起点，想当初跨出国门那一刻的荣耀，我的朋友们多么羡慕我。我又对自己说，我不是一位服输的家



伙，一定要有信心，死也不能退缩！然而我太累了，卡西诺会让我发疯，我怎么也无法抵御它的诱惑，我甘愿被它蚕食，我一天一天变得脆弱，我的承受力几乎降至极限，虚无的自信心犹如海滩上的一堆沙器，经不起海浪的冲洗。

元娜总算忙完了，她又抽空来到我的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甜甜地冲我挤个眼睛说：“你看来很生气，像是打了一场败仗。”

她用手拧了一下我的耳朵，又说：“别烦恼，我的朋友，既然敢输钱就会有办法再去挣钱，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位能干人，上帝会保佑你的。”

我停止了杂乱的思绪，轻轻用手去抚摸着她的腰肢，当我的手停在她的屁股上时，她冲我瞪了一眼，提醒我别忘了这里面也有监视器，我只知道卡西诺有规定，不允许赌场的工作人员与赌客有过密的私交，但不包括服务人员，那紧绷绷的蓝色迷你裙隔着的富有弹性的屁股令我有些心动，元娜说假如她被老板炒了鱿鱼，我必须对我的行为负责，她当然在开玩笑，我不信她会被炒，她却吐了吐舌头对我说：“你以为这里的老板是谁呀，是一个土耳其人！他的心胸狭窄，不喜欢客人跟我们太近。”

“这就稀奇了，假如客人们都不来，他不哭鼻子才怪哩。”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元娜将手中的托盘往桌上一放，两手叉腰，总算可暂时放松一下，但她不敢坐下。我有些同情她，关切地问她累不累，困不困。

“噢，上帝，我恨不得立即倒下就睡个不省人事，可是我得工作，得挣钱，谁叫我的命苦，偏偏找上这门差使。”



说着，她建议我再来一杯橙汁或者可口可乐。

“不了，谢谢你，最多再过半小时我的朋友会来接我。嗨，总算熬过了这一宿，元娜，你知道我就喜欢卡西诺。虽然总是输钱，可我喜欢这里的环境。”

元娜俏皮地挑了挑眉头，淡淡一笑说：“来这儿的中国人，个个都嗜赌如命，女人也不例外。我的天，她们比男人更敢下注！”

元娜迟疑了片刻，又用手挠了挠我的头发，像哄孩子一般对我说：“不过你是最招人喜欢的赌客，我的同伴都挺喜欢你的，我们都好奇，你好像是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你很有礼貌，更接近我们罗马尼亚人的标准。今晚还来吗？”

她真是一位单纯而可爱的姑娘，我几乎到了想自杀的地步，可是我强装的从容笑脸还是蒙蔽了她，我不可能跟她说实话，没这个必要，就让我的假面具永远留给她好印象吧。我没有把握地对她说：“除非不在锡比乌过夜，当然，假如你盼我来，我乐意马不停蹄。”

元娜抿嘴一笑，说：“来不来是你的买卖，你是一位绅士，当然希望能常见到你，不过今晚我不上班，我该好好睡一觉了。”

我正专心地听她说话，不料她的伙伴又来叫她了，她随手从桌上拿起托盘，拍了拍我的肩膀便离开了。我突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尽管她只是一位平常的招待，跟我没什么特别关系，可此时的我太需要她的陪伴。好不容易熬到早晨五点钟，我的手机发出了来电的音乐声，我忙摁下接听键，是我的朋友袁志强的声音，当他得知我还在公主卡西诺时，他没有说别的，叫我过二十分钟在赌场的大门外等他。



我站起身，见周围没人，便尽情地伸了伸懒腰，让身子舒展了许多。我搜寻了一番没有见到元娜的身影，才懒散地往洗手间走去。面对巨大的镜子，我见到了一张可怕的脸，那是一张充满了忧郁而憔悴不堪的脸，是我吗？一向陶醉在常春藤的自得中的我被眼前镜中人的衰败不堪的骷髅般的魔鬼吓了一大跳，可怕，这真是我罗杰吗？我忙拧开水龙头，将凉水浇在脸上和头发上，整理了一番之后，扯下纸巾擦干了水，尽量使自己精神些。我往门外走时，也不管有没有人注意我，去衣帽间取了大衣，一边穿一边就出了赌场大门。呵，好大的雪！我钻进赌场足足十个小时，外面下大雪我也全然不知。清新的空气钻入鼻孔进到肺部，顿觉全身又充满了活力。街上已有不少早行人在匆忙走动，铲雪车正不停地清理大道上的积雪，我怕汽车碾过冰雪溅水到身上，忙躲到了赌场大门旁的屋檐下，看门的保安礼貌地叫我再回去，可我谢绝了他。晨曦初露，安详了一夜的布加勒斯特已睁开眼睛从梦中醒来。

几分钟后，一辆深蓝色的福特面包车开过来，我认出了车牌，忙大步跑过去，未等袁志强把车停稳便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上，跟他握过手，我夸他是英国泰晤士河上的大笨钟。

“哥们儿，我真服了你，战绩如何？”

“早就精光了，我在酒吧里看着时间盼天明。油加满了吗？我可是连买一块面包的钱也没有。”我一边脱去大衣，一边冲他做了个鬼脸，我不想跟他解释和描述我这一宿的经历，因为小袁不是别人，他早听腻了我失败的赌局，看惯了我懊丧的表情。

他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叹道：“你呀就是不吸取教训，劝你搬到锡比乌去住呢，你总有一百个理由要留在布加勒斯特，叫我怎么说你好，无药可救！汽车卖掉了，下一步打算卖什么？彩电吗？”

我用手揉了揉脑门儿，有些愠怒地冲他喝道：“一大早你就不能说些好听的？或者闭上你的嘴。商店里等着百叶窗，钱不够，我不过想赢点钱凑凑货款，目前就这种货走得快，我实在是别无选择，那些欧罗巴市场该死的大老板们，个个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现金甭想从他们手中拿走一根针。”

小袁皱了皱眉头，不解地问我：“你的宝马不是卖了三千五百美元吗，为什么不先去买些百叶窗？昨天我还问过你要不要去一趟欧罗巴。”

“那帮浙痞子们整天像催命鬼一般追着我讨债，我付了一位倒霉蛋儿的货款，不是我怕他，欠人钱总是理亏的，假如他去煽动他的同乡一齐来攻击我，我的商店也保不住。嗨，甭啰嗦了，我反正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想好了，回国！罗马尼亚不适合我。”

小袁熟练地踩下离合器，排挡一推，往布加勒斯特的西北面驶去。出了城区，小袁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他叫我别板着苦瓜脸，建议我陪他说笑话。我鼻子一哼，我不是一个招人厌的家伙吗？何必不识好歹，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抓紧时间睡觉，否则我会虚脱的。

“睡什么觉？这么美丽的雪景不欣赏一番太可惜了。”说着，他还调皮地踹了我一脚。

我没答理他，不一会儿我就睡过去了。





按平常，我俩绝对是一路有说有笑，这条线是罗马尼亚通往南斯拉夫的国际公路，路面虽然不宽，但路况良好，一进入沃尔夹县的境内，便可领略喀尔巴阡山的险峻与秀美，风景非常迷人。山上的积雪还未消融，树上又挂满了晶莹的雪花，风一吹，群山便跟着飞舞的雪花仿佛跳起了舞蹈。小袁知道我一宿没合眼，也没打扰我，直到汽车开到奥尔登河的中游时，他停车去路边小解，我才睁开眼睛，往窗外一望，好一幅银色的图画！我觉得口渴，忙在车里翻找，看有什么饮料，小袁哆嗦着钻进驾驶室，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乐道：

“找什么？在我的车里你甭想找到可吃可喝的，你难道不清楚我的老板是最抠的人吗？一瓶可口可乐他也会造预算的。”

我往椅背上一靠，叹道：“我看你老板的华兴公司破产是迟早的事。”

没过一会儿，小袁将车开到了加油站，加满了油，还替我买了一瓶一升装的可口可乐，待我大口喝下饮料后，睡意立即消失，情绪似乎好了许多。

“我先前说的话好像你不以为然，我真的打算回国了。罗马尼亚再美可是不属于我。”

听着我的自白，小袁鼻子一哼，没有答理我。

“我昨晚在公主卡西诺感到了空前的绝望，觉得好像一切都十分乏味，甚至想把布加勒斯特所有的赌场都装上定时炸弹。想想真是没意思，在这里生活了八年，什么也没捞到，不像你，到底娶了一位本地媳妇，还养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

“可我到底是寄人篱下，不像你说的那般幸运。”小袁插了一句。

“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近怎么样？你的岳母没有再逼你搬出去住了吧？”我轻轻地问他。

“你最好别提她，免得让我心烦迷失道路，她是一条变态的老母狗！”

我听惯了小袁骂他岳母的话，并不大惊小怪，他跟他的岳母简直跟仇敌没两样。我换了一个话题对他说：“小袁，我感谢你替我跑这一趟，但愿你的谎言不被你的老板识破而炒你的鱿鱼。说心里话，我真的撑不住了，我正打算如何将商店转手处理了，赶快走人。”

小袁专注地开着车，嘴里却冷冷地说：“想当逃兵吗？你的话对我不起作用，我知道你离不开罗马尼亚，假如你真想回国，当你第一次在卡西诺输得分文不剩的时候就应该走了，而不用等到现在。”

他的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俩彼此太了解了，我的脾气他清楚，他的毛病我亦了如指掌，我俩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但却很合得来。他是那种不喜欢太张扬的人，甚至很传统，虽然性格内向，但在我的面前却总能敞开心扉说个滔滔不绝，可能是我感染他的缘故。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述他跨出国门时的感觉，未满二十岁便乘上了国际列车，从二连浩特出发，途经蒙古，穿越俄罗斯，又从乌克兰进入匈牙利，历时十多天，一切都是新鲜的，奇特的，美好的，沿途的异国风光令他陶醉而亢奋，一股从未有过的自由感受鼓舞着他，仿佛一只出笼的小鸟。我与他先后到过布达佩斯，虽然我们有共同的目的，要雄心勃勃闯出一番天地

